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李乐

七夕(组诗)

丁恩文

银河刻度

当所有的仰望汇成星光
的潮汐时
亿万光年缝绻在农历的皱褶里
熔铸成一道浅湾
喜鹊驮着天地的刻度起飞
羽翼划开了古老的天际

星辰涌动的潮汐在低吟你的名字
将思念拉成绵长的光丝
缠绕所有奔向你心跳
眼眸望穿云锦的夜晚
多少人间女子在灯下折叠纸鹤
她们指尖弹落的萤，
成为今夜缺席的星辰
那碎落的星光
缀满了我摊开的掌心

静默中，所有的细语
会从你的欲望里浮升
星空的嗡鸣
是你那封千年前未寄出的信札
在星云间洄游
发了芽的字词，绽作引路的星盏

当所有的仰望沁出泪光
当银河隐去最后一道潮汐
当牛郎织女微光亲吻的刹那
我存放于日历本上的刻度
已泛起涟漪，开始奔涌
横越所有失语的页面
朝向你所在的彼岸

无法投送的信箋

今夜，银河被你用思念勾兑成浅溪
喜鹊用羽翼填满整条河流
它们街着灼热的星光
街着无法润渡的姓名
街着所有未及吐露的絮语
在我与你隔世的岸际，筑起浮桥

而我，长久踟蹰在岁月的这边
在月光与露水交汇的节点
拾起你千年前遗落的音节
一句是点燃星空的萤火
一句是缝补心痛的针脚
一句是我存放于岁月那边的信箋

最诚实的拓印

你放在我宿命里的那盒银河牌香烟
当我拆开时，已是一盒过期的银河
用火柴棍丈量两颗星的距离——
我患了失语症，你得了自闭症

用一根火柴点燃我那只烟
烟灰缸里，千年的积雪开始溃堤
而你说，只有灰烬
才是爱情最诚实的拓印

喜鹊在我的手机屏上集体失语
广告牌上，用二维码立起的鹊桥
挤满了二十一世纪扫码的指尖

牛郎的扁担在电流中弯曲
一端悬着发烫的星空
一端系着发热的充电宝

尔后，雨下了一整夜
雨水不停地拆解着光的纤维
我们站在用二维码立起的鹊桥两端

每次用微信和胡子老师联系，打开界面，不假思索就会输入“胡子”二字，点开那唯一的选项，对话框那边立马浮现出一位美髯公，笑得天真烂漫。信息冗余的时代，我的微信好友接近五千，没有备注姓名身份，能下意识通过本人微信名直接搜寻抵达者，胡子老师算独一位。

曾为怎样称呼胡子老师犯过难。为何？盖因叫彭老师显得太正式和庄重，学何顿老师、开林老师、新文老师等前辈直呼其为“胡子”，又觉得不礼貌。相处久了，最后两相折中，唤做“胡子老师”。细想，在我的故交好友中，留胡子的着实不多，留胡子又留出品位和特色者，唯有胡子老师。因过往甚多，我店中的服务员，对他也印象深刻，每每他衣着闲适宽松，背着装书的布袋子到店，就知道提前引座。家中小儿见过胡子老师几次，提过两个有趣的问题，问答皆妙。一次同就餐，小儿问，胡子爷爷，你吃饭时如何做到不弄脏这么长的胡子？胡子老师大笑，答，不难，做到心中无“胡子”即可。又一次，小儿问道，晚上睡觉，胡子是放在被窝外头还是被窝里头？胡子老师一时哑然，最后老实作答，真没注意过，只怕今天晚上要失眠，胡子放外头或里头会左右为难。

正式结识胡子老师是在一次文艺活动上，我和他座位相邻，看到打着“彭国梁”名字的席位牌后面，正是那留着标志性大胡子的老艺术家，我当时惊喜万分。和他打过招呼后，两人都呆坐着，百无聊赖地听主讲人发言。正发愁不知时间如何打发时，一旁的胡子老师已然自得其乐，拿着会场垫茶杯的圆形纸垫，用圆珠笔细细勾勒，绘制什么作品。我见他毫无章法、随心所欲的样子，又似在胸有成竹、信手拈来的状态。未几，样貌夸张、五官怪异的人物形象仿佛就要从纸上跳将出来，似与不似间，让人感到妙趣横生，寓意非凡，过目难忘。我问他，这是哪种流派的画法，画的谁？他答，哈哈，鬼面桃符，一顿乱画。我当时不知道的是，胡子老师所谓的一顿乱画，系其独门的原生态抽象画；其画作为众多艺术大家收藏，并被赞誉“为中国的达利”。因为自己对胡子老师这特立独行的画作印象深刻和欣赏，我后来特意约他以老字号“杨裕兴”为对象，画了一组题为“杨裕兴的面——牌子多”的系列画，都别开生面，蔚为壮观。拍照后发在朋友圈，相继有多位熟人找来，央我联系胡子老师求画，那段时间我差不多成了他原生态画的经纪人。



也就在当天，二人席间相谈甚欢，引得会场其他人侧目。我们也自顾不暇，找时机溜号，当即去往胡子老师位于开福区的藏书楼，品画，看书，闲聊。那是一栋四层楼房，位于一处市场，周边皆是铺面，任谁也想不到里边会用作藏书，颇有“大隐隐于市”的意味。到了地头，只见他从斜挎在肩上的布袋里取出钥匙，小心插入锁孔，门打开，我见胡子老师有点怡然自得的样子，阳光照着他的胡须，显出古铜色。他招呼我进去，从一楼看到四楼，里面陈列着书架，铺天盖地摆放着各色书籍。那些书架从地上直接天花板，满满当全是书，过道里放置着用于登高的人字楼梯。胡子老师将藏书楼命名为“近楼”，取“近水楼台”之意，因该处靠近浏阳河和湘江。对这些书，他每一本都能记起来由或出处，近四万册藏书，浩如烟海，真让我感悟了成语“汗牛充栋”的内涵。

作为文学爱好者，更早是从阅读胡子老师的诗文中获取收益。清新有趣的新乡土诗自不必说，我最记得他在晚报开设专栏，写到一个乡野传闻，其中有副对联至今记忆犹新：“白面郎君穿绣花鞋起猫公罩，红粉佳人睡鸳鸯枕打猪婆歼”，活脱脱一篇笔记小说的成色就出来了，“猪公罩”“猪婆歼”的用词，只有出身乡土扎根民间的作家才会运用自如，毫无顾忌。而个中意味，也只有本乡本土的读者更能体味，看后或会心微笑，或大笑开怀。

相处久了，就知道胡子老师是老顽童，真性情。对于不喜欢的人和事，绝对会脸转过去，屁股也转过去，没有半点作伪。胡子老师不怕寂寞，躲进小楼成一统，独来独往，读书绘画写作，各有成就。胡子老师害怕寂寞，隔三岔五喜欢喊几位相得的友人，吃饭喝茶洗脚，做有人间烟火味的俗事，不装半点风雅。用他本人的话说，年轻时经历过那么多人和事，意气风发过，声色犬马过，过了天命之年，就不再折腾，不再艳羡，可以我行我素不逾矩了。无须假以辞色，他有句戏言，与其和有的人浪费时间说场面话，不如和洗脚的乡下小妹聊家常。

于我，胡子老师亦师亦友，常能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有所得。某次，我为了要否兼任一区级社团组织的负责人而踌躇，他一语点醒道：人不要务虚名而吃实亏，你缺平台还是缺名声？为文方面，他也总是恰到好处地鼓励和点拨。很久以前，胡子老师送给我让他声名鹊起的《书虫日记》，当初我曾笑问，何时能把我也写入日记中？他笑得胡子一颤一颤道，你早就是我的书中人物了。现在过去这么多年，我还常拿此事来鞭策自己，为文为人都要有个性和坚持，不要让胡子老师看起来，不愿记到《书虫日记》中去。

2025年的电影暑期档可圈可点。值得一提是的，睽违六年，“罗小黑”这个以慢工出细活著称的国漫经典IP终于推出了它的第二部原创大电影《罗小黑战记2》。截至目前，《罗小黑战记2》取得了过亿票房、豆瓣评分8.6登顶年度动画评分榜首的成绩，印证了观众的高度认可。

故事承接前作，小黑与师父在小镇上过着宁静的修炼生活，但分会馆遇袭，新任务的到来迫使师徒短暂分离，小黑必须跟随素未谋面的师姐破解环环相扣的谜团，帮助师父和会馆化解危机。影片在延续前作清新画风与温暖基调的同时，以更宏大的叙事格局和精雕细琢的视听语言，巧妙实现了商业性、艺术性和思想性之间的平衡。

《罗小黑战记2》延续了系列中冷幽默和治愈系的故事风格，以拒绝说教的姿态探讨反战与共存的核心命题。随着剧情推进和世界观铺展，人、妖信任危机以及会馆内部的价值分歧渐次浮现，在妖精主导论、“先发制人”战争论与制衡共存论三种论调的三方博弈中，影片巧妙地将非黑即白式的判断题转化为了理性思辨的主观题。在这种叙事逻辑下，儿童可沉浸于冒险乐趣，成人则能咀嚼立场困境中的道德灰度，真正实现了老少咸宜。

人物塑造堪称全片亮点，新角色鹿野师姐更是成为影片的情感锚点。这位白发御姐的创伤经历象征了人、妖交恶的残酷历史，冷冽外表下藏着未被治愈的孤独，与小黑的纯真形成极具戏剧张力的对照。在与小黑共历生死的冒险中，她的角色弧光通过精妙的倒影层层展开，影片结尾的记忆闪回更是将其人物升华至新高度，也为影片注入了超越娱乐的深度。此外，片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甚至匆匆一瞥的路人，都有着鲜明的性格特征与独特的外形设计：细致沉稳的

甲和憨厚单纯的乙，性格暴躁的池年长老与老谋深算的灵通长老，内敛深沉的无限与张扬豪气的哪叱，多处人物性格的对照更凸显出各自的个性魅力，制作团队的用心可见一斑。

影片最令人眼前一亮的无疑是对二维动画技术与东方意境的极致呈现。“罗小黑”一直以“最萌的画风，打最酷炫的架”著称，相较于第一部，制作团队的动作设计和画面制作更上层楼。从电影开场戴山震虎的会馆突袭战到惊险万分的空中阻击战，再到结尾阴谋揭露后间不容发的生死大逃杀，几场动作大戏为观众带来了顶级的视听体验，其余几场小型动作戏也以行云流水的动作设计展现制作团队的扎实功底。除此之外，影片别出心裁地将中国传统元素融入影片场景中，既有居民楼中市井烟火气，也有客家土楼的质朴厚重，各地会馆也富有中国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独树一帜的视觉奇观，实现了东方意境与奇幻想象的巧妙融合。

尽管亮点纷呈，《罗小黑战记2》更加宏大的世界观也为其带来了叙事节奏把控上的挑战。流石会馆遇袭、若木武器阴谋、会馆内部权斗等多线并进时，线索的有机融合上稍显不足；前中期节奏稍显缓慢，解密线索也较为零碎，使得幕后主使的动机铺垫不足，行为逻辑上也存在漏洞。此外，在处理系列粉丝的角色期待和吸引新观众的动作戏噱头间的平衡时，叙事重心也偶有偏移。这种在“作者表达”与“商业安全”间的探索，恰是制作团队未来可精进的方向。

《罗小黑战记2》为这个温暖又野心十足的原创IP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对粉丝六年等待的深情回应，也用质量回报了所有驻足期待的目光。“罗小黑”系列承载着观众更高的期许。未来的路，观众期待它能继续坚持自身的创作风格，在更加稳健的叙事节奏中呈现出更好的视听盛宴，让那份属于“罗小黑”的纯真与深刻，照亮更广阔的国漫天空。

观众图

《罗小黑战记2》：再续国漫治愈神话

莫童竣



方雪梅

有人说，文人多耽于杯中之物，要么茶，要么酒。我算不得文人，不近酒，对茶草却有一份不浅的爱，也因此喜欢上了壶盏之类的茶饮器物。

近年迷上了铜官窑里的货色，莫名地对那些刷了稻青色薄釉的敞口杯盏，大肚执壶有种说不出的亲。每得一款，喜不自禁。平日想淘茶器了，就去铜官老街溜一趟，总能从老陶新瓷中，拎出点欢喜来。还偏心地觉得，元朝名画《消夏图卷》里的盏托、汤瓶、盖罐，和法门寺地宫里的茶碗、盐台、茶碾子、秘色瓷瓶、兽首来通杯，都不及铜官老街的缤纷古旧味，触手可感。

前些天，被铜官陶艺的铁粉永康兄，约了去镇上的国风乐园看老宅大院，吹石渚湖的风，听老戏班子唱花鼓戏。之后，又拐到了老街的碗盏盆缸前。

照例从“大唐烧”“铜青社”“泥人刘”“银春陶艺”等陶瓷工作室一路看过去。这街上，是陶瓷集结营。各种粗泥细瓷的品茗杯，漂亮得炫目。还有瘦高的铁蓝色闻香杯，可与建盏斗艳。“大唐烧”的主人说，闻香杯，用来泡岩茶红茶之类高香茶最好。

在老街东侧巷子里，看到杜甫老先生曾光顾过的守风亭遗址，只剩一叶舟，一首诗，一池水。心下就想，晚唐时(公元769年)的某天，大雨落望城，杜工部携家带口，舟泊铜官渚，以避春寒风急，若得某文人请于斋舍小聚，木案上置一青釉大肚执壶，搁两三只土色小盏，沸泉泡老末叶，热雾漫室，茶香暗涌，别有一番暖意趣，胜却雪中寻梅。也许，杜公暖和了，有了气力，会在写下《铜官渚守风》这首日记诗后，再给窑口里的壶盏留下些冒热气的文字。

随永康兄到陶艺大师刘志广的工作室小坐，用豆色彩釉敞口碗喝芝麻豆子茶，听穿白棉布对襟单褂的刘老师解读铜官诗文壶的故事；为“一别行千里，来时未有期。月中三十日，无夜不相思。”“君生我未生，我生君以(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万里人南去，三秋鹰北飞。不知何岁月，得共汝同归。”“云散雨初收，十里到扬州。随波行万里，何日在归途。”这些晚唐人刻在铜官茶壶上的诗句感动。

我喜欢铜官壶盏，全因为它的粗犷朴拙，沾有民间日子的柴烟气。像铜官博物馆里的老旧器皿，是从土里刨，水里捞的，多半是当地制陶业荣极时期的东西，以晚唐为主。土黄的茶盏，葵口、圆口茶碗，稻青色的执壶，青黄釉褐绿彩双耳壶、瓜棱壶，器形多敦实，经得起磕碰，耐得住冷热，带着民间的和气，看得我心花盛放。

铜官窑是民窑，出寻常人家过日子用的陶瓷，器型色泽大大咧咧的，像是乡野里走出来的汉子，皮实，厚道。

忍不住又买了两只

敞口茶碗，土色薄釉中画着淡绿淡黄的条纹，纹饰信手写意，土头土脸的，甚得我心。我家的壶盏，粗品多，精品少，合了我这个随性人的调性。

最喜欢铜官的大肚执壶，稻青色的釉，厚薄不匀处微微泛着褐黄，有沧桑的韵味。它鼓腹便便，能容三江之水，壶上的诗文装饰，情意浩荡。壶嘴短而拙，出水却极爽利，不似蜀中那种竹竿样的细长壶嘴，倒茶时总要摆出个姿态来。

铜官杯盏更妙，敞口大小随意，胎骨厚薄皆可，厚沉轻薄，饮者随手感取舍。茶汤注入，粗陶的孔隙似能呼吸，茶香便在这吞吐之间愈加醇厚。

说起茶器，景德镇与宜兴的壶盏名头大，总觉得有几分贵胄之气，用着也拘谨。早年朋友送我几把宜兴紫砂壶，器形别致，雪梁壶呈老砖红，镂空壶里外双层，外层如竹笼，白胎裂纹壶，如雪地捆索，壶上都有名家款识，贵气袭人。就小心收着，不敢把玩摩挲，不敢拿来盛茶汤，生怕磕碰了。听闻苏东坡亲自发明了“提梁壶”，更加视之若宝。只是感叹：太精细的薄瓷壶盏，像娇小姐，中看难养，需得小心供着。

铜官的陶瓷离得近，心理距离与地理距离都近。每有外地客来，我就把铜官老街和铜官窑国风乐园，拿出来显摆：去嘛？大有看头呢！

铜官精华，除了老街和博物馆，还有十里古窑。它们曾经自铜官湘江东岸的河滨，一直排向石渚湖。这比我祖上十八代坟头还老的窑，叫石渚窑，又谓之瓦渣坪窑，铜官窑。窑室里掏出来的壶、碗、杯、盏，不光摆在晚唐人家的茶案上，摆在古道驿站和乡野客栈的床头，还堆到了阿拉伯商船的货舱里。黑石号沉船中，大量的青色浅釉下褐彩碗、壶、茶盏子等，就是大唐炽烈窑火的绝作。那时，大约四海的人，都爱用这粗陶器饮茶啖酒，盛粥装饭。

“焰红湘浦口，烟触洞庭云。田野煤烟飞，遥空爆响闻。”唐人李群玉用一首《石渚》，给后人画出了千年前窑火不熄的场景。这遍地老窑，烧出的器物，大量流传至今，让人追宗念祖。

我注意到，铜官杯盏器皿上，少有款识。大约是这里的匠人质朴，不尚虚名吧。不光款识，铜官杯盏尤其是古器，亦很少花鸟人物的精细雕饰。偶尔见点弦纹，或三两笔青花，也是信手勾画，如老农锄地，不事修饰，反觉自然。用久了，壶身杯底难免磕出些痕迹，非但不显破败，倒像是器物自个儿长出来的年轮，记录着与主人相伴的岁月。

记得曾经在街尾，见到一残盏，沿口缺了一角，色调古旧，有老岁月的风霜气，谁主欲弃之。我讨了回来，注水试茶，居然比完整的新盏更得茶味。想来这残缺处，恰似人生的豁口，容得下遗憾，也盛得住欢喜。铜官的壶盏，便是这般，粗粝里藏着温柔，残缺处见得圆满。

我耽于茶与茶器，最倾心的场景，就是坐在铜官老街老宅的某片亮瓦下，与好茶好盏好盏好友相对，看木格窗外，雪落长街，青砖院墙上，探出黄、白、绿几色素梅。

大美长沙

作者 供图

天地就像一架巨大的琴，每个人都是琴弦上跳动的音符。从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啼哭起，我们便开始了一生的演奏。只是这演奏，没有乐谱，也没有指挥，全凭手心相应，将日子谱成了像样或是不像样的旋律。所谓吹拉弹唱，原本是乐师们的职业，到了人生这出戏里，倒成了处世的修行。

吹，是吐故纳新的澄明。春风吹绿江南岸，那是天地在吐纳生机；秋风吹落梧桐叶，那是岁月在整理行囊。人的这一生，也得学会吹的功夫。要吹掉心头的积尘，让心眼亮堂；要吹走眉间的烦忧，让生活清朗；要吹开眉宇的褶皱，让日子轻盈。不是鼓吹炫耀的浮夸，而是理顺心气的通透。吹得好而恰当的人，胸中自有丘壑，吐出来的是清风，咽下去的是沧桑。

拉，是张弛有度的韧性。胡琴的弦，太紧易断，太松无音。人生这根弦，也得会拉。拉得急了，日子就成了奔命的马蹄；拉得缓了，岁月又成了停滞的死水。为人父母，拉着儿女的手从蹒跚到奔跑，松紧之间藏着牵挂；身为儿女，拉着长辈的衣襟从青丝到白发，轻重之中含着孝心。职场上的拉扯，不是勾心斗角的算计，而是互相借力的扶持；生活里的拉扯，不是斤斤计较的争执，而是彼此体谅的温存。拉得妙的人，刚柔相济，紧时如青松立雪，松时似流水绕山。

弹，是点面结合的统筹。琵琶的弦，按得准才成调，弹得巧方有韵。人生这琵琶，也得会弹。该轻时则轻，如春雨点破湖面；该重时则重，似惊雷劈开云雾。对弱小与困厄的帮扶，是轻弹的温柔；对丑恶和虚伪的抨击，是重弹的刚直。弹得精的人，能在千头万绪中找到节点，于纷繁复杂里弹出章法，指尖起落间，便有了四两拨千斤的从容。

吹拉弹唱的领悟



唱，是发自肺腑的真诚。黄莺出谷，唱的是自然的馈赠；网红直播，唱的是生活的滋味。人生这歌曲，也得会唱。不是舞台上的飙高音，而是日常里的真性情。得意时唱得豪迈而旷达，失意时唱得坦荡而自信；顺遂时唱得从容而珍惜，坎坷时唱得坚韧而昂扬。对爱人唱的是体贴，对朋友唱的是肝胆，对事业唱的是赤诚，对家国唱的是忠魂，对天地唱的是感恩。唱得响的人，不必有金嗓子，却有金心肠，一开口，便把真心唱成了日月。

这吹拉弹唱，实则是一体的功夫。吹得澄明才能拉得从容，拉得柔韧才能弹得精准，弹得巧妙更易唱得动人，唱得真诚又能反哺吹得澄明。就像四季轮回，春吹暖风，夏拉浓荫，秋弹清露，冬唱寒梅，缺一不可，才成了完整的岁月。

做人如奏乐，最难的是合。要合于时，合于事，合于人。少年时如初生的朝阳，该有吹的锐气，当把理想吹成展翅的雏鹰；中年时似正午的阳光，该有拉的稳重，当把责任拉成坚实的脊梁；老年时若傍晚的霞光，该有弹的智慧，当把阅历弹成温润的乐章；一生都得有唱的真诚，让灵魂永远带着温度。

在家庭的小舞台，为人子女时，唱的是孝敬的歌，拉的是承欢的弦；为人父母后，弹的是教海的调，吹的是期盼的风。在社会的大舞台，站在C位时，不骄不躁如牡丹盛放；落在边缘处，不卑不亢似兰草吐芳。主角有主角的光彩，配角有配角的分量，就像北斗星有北斗的明亮，萤火虫有萤火的微光，共同点亮了夜空；也犹如大树有大树的挺拔，小草有小草的坚韧，共同铺展了大地的生机。

在吹拉弹唱中，最怕的是错位。该吹时偏要拉，像用二胡吹唢呐，不成调；该弹时硬去唱，如拿琵琶当话筒，不成体。有的人把炫耀当吹奏，鼓着腮帮子吹破了牛皮；有的人把固执当拉扯，攥着拳头拉断了情谊；有的人把算计当弹拨，瞪着眼睛弹错了良心；有的人把虚伪当歌唱，张着嘴巴唱丢了本真。这般演奏，怎不刺耳？

真正的高手，都是会变通的乐师。得势时能收锋芒，如琴弦骤歇的余韵；落魄时能扬起精神，似低谷反弹的高音。顺境里懂得收敛，像稻穗饱满了就低头；逆境中敢于担当，若松柏遇寒了更挺腰。如此这般的吹拉弹唱，展现的不只是技巧，而是智慧，是境界，是生命本身当有的律动。

岁月这把琴啊，不管你是否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弹。只是有人弹出了杂音，把日子过成了噪音；有人弹出了韵律，让岁月成了天籁。差别并不在乐器的好坏，而在用心的深浅。心诚则灵，情真则美，适度则宜，就像山间的清泉，不必刻意雕琢，自能弹出天然的妙音。

原来，最好的吹拉弹唱，是把自己活成一首耐听的歌。不必惊天动地，只求于心安然。吹走心灵的尘埃，拉近人心的距离，弹准处世的分寸，唱暖寻常的岁月，如此，便是人生最美的乐章。

人生感悟